

人理概論

陳壽昌著

自序

現代大眾傳播工具發達，人的生死，大家都很瞭解。人生缺乏神祕的一面，也就沒有了霧樣的美麗和幻想。更由於哲學思想的雜然紛陳，自然科學的飛躍進步，宗教信仰的普效性降低，人類精神文明，在徬徨趙趙無所適從的情況下，空虛迷惑，疑懼失落。因此，有人把二十世紀稱為是充滿危機的時代。

人也常為其無可避免的死亡而憂慮苦惱，這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實則人死的祇是形體，而非生命的本質。人因夫婦關係的建立，而使其生命得以繁衍綿延，持續不斷；其後代的生命——子子孫孫，都是每個人細胞生命的孕育、成長與發展。每個人的形體軀殼雖必死亡，其細胞生命却是生生不息，這是人人都有的「存在」。好像一顆麥子落入泥土，其本身縱然逐漸枯萎，但由它生命所茁壯成長的麥穗，却是成果豐碩。因此，為了自我以及後代子孫生存得幸福，生活得充實和進步，我們沒有理由悲觀，也沒有理由消極，應該是：善盡自我對社會的責任。

存在主義的基本原理，認為「存在先於本質，本質就是自由。」人存在是「命定」的，對於個人的家世、父母、貧富、貴賤等等，祇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自我無從過問，也無權選擇；這種

「命定」的存在於先，而且無可奈何，故對自我本質的塑造，主張絕對自由，不必受傳統、道德、法律、制度與習俗等的約束。存在主義的存在宿命論，導致了人對人生本源的公平與怨憤；它的「自由」觀念，也指引人類趨向於散漫放任的狂妄與孤立。

人的出生，是生物自然發展的原理，並非命定。家世與出身的差異，與個人的成就無關——人才每多出於寒門；因為個人的成就，是有賴於自我的奮鬥創造。存在主義的「存在命定論」，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錯覺，而非積極正確的人理觀念。至於人的本質，是經由家庭、學校與社會的教育與薰陶，逐漸培養而成；更重要的，是確立「民主必須大家守法」，「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人理觀念，始能建立一個理想的人類社會。存在主義所強調的「本質自由論」，顯然在觀念上是傾向了偏歪。

共產主義的唯物思想，雖然承認個人的存在，却賤視個人的存在價值。控制個人的生命，控制個人的自由，廣泛地壓制着人類，導致了人理的沉淪與失落。存在主義的虛無思想，輕視傳統、輕視道德、法律、制度和習俗，雖然承認社會的存在，却輕視社會存在的價值。認為一切存在必須經由個人認定，人死一切宣告終結，不再擁有存在；塑造了人理的虛無思想。

人爲萬物之靈，有智慧、有才能、爲自我生活幸福創造，也要爲社會進步貢獻；因為個人是

社會的一份子，我們的親屬子孫也永遠生活在社會之中。細胞生命的永遠存在，固然人人都有，但人生最寶貴的，是在於塑造不受時間與空間變動的自我精神生命的真實存在，不受個體存在與否影響的自我精神生命的真實存在。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對於這一命題的論爭，學派很多，觀點相異，人類在無所適從的情境中，徘徊摸索，形成了精神上的困惑與疑懼。

歐洲二十世紀傑出的現代形上學家哈特曼（Hartmann 1882—1950），認為人格的特徵有二：一為能從不斷地充實自我中塑造自己；一為能在參與超越的種種活動中貢獻自己。哈特曼這一觀點，與我國儒家的哲學思想相近。大學的三綱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不斷充實自我的導向——明明德，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參與超越活動的表現——親民。在不斷充實自我及超越活動中，塑造自我真實的存在，這是「止於至善」。質言之，人存在的塑造，是基於社會的薰陶與自我的創發，兩者相輔相成。接受社會的薰陶愈深，其創發性愈高；反之則否。試看學術思想上有成就者，必讀萬卷書，以吸收古今中外學者之知識；行萬里路，以求學術與實驗之印證，然後融會以個人的創見，進而塑造自我真實的存在。凡在功業、德行上有成就者，必能執着人生的理想，通情達理，創發利人、愛國的實蹟，因而塑造了自我精神生命的真實存在。存在既經塑造，即不受時間與空間變動與自我個體存在與否的影響，因為已擁有永恆而不可磨滅的

存在價值。真實的存在，也正是人之所以顯示其意義和價值的可貴處。人的個體必然消失，誰也不能例外；所不同的，有的人人生是繳了白卷，得了零分，有的則塑造了不受時間與空間變動與自我個體存在與否影響的真實存在。

人理概論，是從現代思想主流的辨正中，尋求啓迪心智，創發才能，塑造自我精神生命真實存在的可行之路。願因本書的問世，有助於人類生命的燦發，邁向握有「羅盤」的航程。

人理概論

目錄

自序

第一篇 虛無的人理

一、荒謬與存在主義·····	一
二、存在主義解析·····	一六
三、存在主義與佛教思想的異同·····	三九
四、存在學者的蛻變·····	五七
五、存在主義的比較研究·····	七一
六、存在主義與形上學·····	八三
七、存在主義與人格、人文主義·····	九六

八、從歐洲宗教思想看存在哲學……………一一〇

九、海德格的存在思想……………一三〇

第二篇 人理的物化

一、辯證唯物論……………一四三

二、共產國際的演變……………一四九

三、共產主義的本質……………一六四

四、共產黨的極權性……………一七三

五、生產動力的萎縮……………一七八

六、封閉社會的形成……………一八二

七、自由與共產世界的差異……………一八六

八、在修正中趨向沒落……………一九八

第三篇 人的實有

一、現代人理的創立·····	二一一
二、個人與社會的相互依存·····	二一九
三、精神與物質合一的本體論·····	二三二
四、理性與經驗相長·····	二四三
五、自由與秩序的平衡·····	二五六
六、天理與人理合一·····	二六七
七、生活的現實與超越·····	二七七
八、儒家的人文精神·····	二八九
九、人生價值的創造·····	三〇七

第四篇 才能的創發

一、通情達理·····	三一五
二、團體領導與活動·····	三四〇
三、社會服務的原理·····	三六六

四、激勵是有效的領導·····	四〇二
五、倫理與才能的聯結·····	四二一
六、需要與人格的統合·····	四三八
七、健康的新觀念·····	四五六
八、認識自我·····	四七二
九、走向人生的目標·····	四九一

附錄：（供研究參考用）

一、我對幾個問題的看法·····	五一五
二、道德與宗教的「八」·····	五二三
三、國際見聞·····	五三六
四、二十世紀的人類危機·····	五九五
五、重要參考書目·····	六二一

荒謬與存在主義

一

有人說：存在主義雖然揭露了人生的荒謬，如生與死的矛盾——既然要生，爲何要死；既然要死，又爲何要生？人死一切宣告終結，不再有「實有的存在」。人際之間的交往，是不可信賴，你虞我詐的。尤其是因戰爭所導致的顛沛流離、家破人亡，更爲人生的「荒謬」。人有恐懼生、活匱乏的荒謬，有憂慮工作失落的荒謬……，這些，存在主義都赤裸裸地加以暴露。但是，存在主義的理想，則是在揭露了人的荒謬之後，希望人類走向幸福、仁愛。

這一說法，縱然有些依據，但由於存在主義的哲學、小說、戲劇等所表達出來的內容，以暴露人生荒謬者爲絕大部份，而所謂懸示人生理想者微乎其微，因而它所給予人的影響是灰色的、悲觀的。這好像一場暴力殘忍，或色情邪淫的影劇，縱然它最後的結局是暴者伏誅，淫者受罰，但因劇情的發展着力於殘暴或淫邪的暴露，在對人的感受上，罪惡的影響結果佔了上風。存在主義以暢言人生荒謬爲主，難怪有位青年在讀過沙特（Sartre 1905-），卡繆（Camus 1913—1960

）的一些作品之後，發表感想說：卡繆和沙特的驚人荒謬，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是打開了自殺的眼界。可見存在主義給青年們的實際影響究竟是些什麼？

有人認為，存在主義發源於丹麥，發展於德國，波及到法國，誤會產生在美洲和亞洲。這一說法，未必正確。存在主義為丹麥哲學家祁克果（Kierkegaard 1813-1855）所創始，發源於丹麥，不錯。此外，有歐洲的四位哲學家，一般都認為他們是存在主義學者，其中除了沙特之外，還有耶士培（Jaspers 1883-1969）、海德格（Heidegger 1889-）、馬色爾（Marcel 1889-1973）三人。耶士培和海德格是德國人，沙特、馬色爾是法國人；卡繆雖然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但與存在主義的「荒謬」極為接近，所以有人把卡繆也視為存在主義者。卡繆也是法國人，因此，與存在主義發展有關的學者，以法國為多，德國次之；而有人主觀的認為「發展在德國，波及到法國。」這一看法，似乎並不正確。到目前為止，這五位學者已去世三人，現存者為沙特、海德格二人。沙特在一九七〇年發行刊物，鼓吹共匪思想，發表顛覆法國政府的叛亂謬論，終於被捕入獄。海德格現隱居德意志南部黑森林的福利堡山區，如有慕名而訪者，即有一位自稱為海德格之妻者出門攔阻道：「請勿打擾我的丈夫，因為他正在思想。」這位對存在主義在德國發展最有貢獻的思想家，到現在八十六歲的高齡，還沒有找出一條可以解脫「人生荒謬」的道路來。

就生死問題而言，並非像存在主義所說，人死一切宣告終結。每個人都有他永恆的存在——細胞生命的綿延發展；人的肉體形態雖然必歸死亡，但其細胞生命却是生生不息——子子孫孫……有人能創造精神生命，能為國犧牲、造福人羣或在學術思想方面有所成就，這些成就，一經存在，即不受肉體生命存在與否的影響，而成為一種永恆的存在。所以，存在主義所謂人有「人死一切宣告終結」的荒謬，不能成立。

存在主義認為人類社會中人際交往是不可信賴，你虞我詐的。這一觀點，如說少數人有此現象，誰也不能否認；如以少數人的「荒謬」來概括所有的人都是這樣，那就真的「荒謬」了。大多數的人，他（她）們的行為都能循着理性去發展，時常勉勵自己誠信待人，發揮良知，並非像存在主義所說的那樣「荒謬」。存在主義那種以偏概全、以少概多的觀點，應該是一種違常的歪理。

存在主義認為因戰爭而導致人生的痛苦不幸，掙扎絕望，是人的「荒謬」。戰爭原本是人類不正常的行為；由於人的品質尚未普遍提高，那些人性偏低、獸性偏高的人們，常會逞強好鬥，以滿足其征服佔有的野心，於是戰爭發生。品質良好的人們，為了防禦或抵抗野心者的侵害，不得已而「以戰止戰」。存在主義所謂人類戰爭導致的痛苦、死亡……的荒謬，當人類品質普遍提

高，人類人性普遍確立之後，自能逐漸減少，慢慢消失。我們需要共同努力的，是如何促進人類教育的普及與品質的提高，因為知識與道德，是誘導人類智慧向着人性進化發展的根源——文化的進步以學術為動力。像存在主義那樣，僅僅強調戰爭是人生的荒謬，而未能喚起人類重視教育，提高品質，發揚人性，以求消弭戰爭於無形，那是一種缺乏意義的觀點。相反的，存在主義不但並未鼓勵人類重視教育，而且主張個人要有「絕對自由」，否定傳統理性、文化的價值，輕視社會對個人的薰陶，這種降低人性、昇高獸性的虛無哲學，除了助長人類「戰爭的荒謬」之外，實在見不到它在所謂人生荒謬的解脫上有了些什麼貢獻？盡了些什麼力量？

存在主義也認為，人有恐懼生活匱乏的荒謬，有憂慮工作失落的荒謬……每個人的所作所為，所望、所知與所關心的事物，以及其推理、意志、奮鬥等等，都是由於一種不安的「荒謬」在驅使。由於個人與社會的種種遭遇與很多矛盾衝突，自我就會感到惶惶不安；恐懼本身的利益受到損害，也恐懼自我的一切會遭遇失落。這些事實，存在主義認為把個人帶到恐懼不安之中，也帶到了悲觀孤立之境，人生如此荒謬，實在毫無意義。我們並不否認存在主義揭露的這些「人生荒謬」，但這祇是人生的局部現象，也是一時的、短暫的可能遭遇，而決非人生的全部。相反的，人生在世，樂趣很多，全靠個人去發掘與創造。

人生有求知之樂，當自我知識充實有助於事業發展時，其樂無窮。孔子讀書，廢寢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人生有工作之樂，當自我負責的工作達到目標、績效優良時，其內心所感受的樂趣，非局外人所能領會。人生有活動之樂，當自我參與社會活動得到榮譽、受人敬重，或旅行觀摩得以擴大見聞，都是人生樂事。當幫助別人解決了一些困難，不但有益社會，在自我心靈上所得的快慰，更非尋常。他如天倫之樂，夫婦之愛，知己之約，親朋之會，人生之歡愉很多，並不像存在主義所說的那樣，人生都是一些荒謬之事。

所謂誤會產生在美洲及亞洲，原意是指存在主義本為追求人生幸福、仁愛的思想，但一經傳到美洲和亞洲之後，却對存在主義產生了誤會，把存在主義看成是一種祇重個人，輕視社會，鼓吹悲觀、放任、孤寂的人生哲學。沙特思想偏歪，並不是真正的存在主義者，而美洲和亞洲却刻意把沙特代表了存在主義，以致誤會叢生。實則這種看法，並非正確。因為存在主義的立論，祇見荒謬，少談幸福；奢言荒謬，少見仁愛，故歐洲也有很多哲學家評論它是缺乏信仰、朋友和人生目的的思想，豈祇美洲和亞洲如此。至於沙特是道地的存在主義者，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何況，原先的一些存在主義者，不過是「個人存在」問題的研究者，到了沙特手裏，才正式產生了「存在主義」的名稱。

二

有人爲存在主義鼓吹，認爲：人不荒謬，世界也不荒謬，人生在世界上才荒謬。存在主義不但指出荒謬，而且超越了荒謬的事實，引導人類走向仁愛、幸福。

這種歌頌存在主義的說法，是一種哲學認知中的偏見，並非客觀的評斷。存在主義創始人丹麥的祁克果，以及主要的四位學者：德國的耶士培、海德格、法國的馬色爾、沙特，都是強調一切以自我爲中心，反對傳統哲學、文化，輕視社會、理性，鼓吹悲觀、放任、孤寂思想的人物。內容荒謬者多，故易塑造年輕人憤世嫉俗、放任縱慾的型態，是一種低層次的哲學。

曾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法國小說家、戲劇家、哲學家卡繆，與存在主義者沙特曾爲好友（雖然後因觀點不同而分道揚鑣），因爲他倆的思想確有很多相同處，以致有人誤以爲卡繆也是存在主義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亡於德國，由亡國所導致的絕望、虛無、幻滅、殘缺，是卡繆揭露人類「荒謬」的時代背景，也是存在主義者沙特悲觀思想的論據。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巴黎德軍正作困獸之鬥時，卡繆與沙特也同爲法國地下工作人員，這是他倆相同的第一點。

對於傳統的哲學，卡繆和沙特認為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境，美麗的神話，對人的「荒謬」不能提供真實的解救。這是卡繆與沙特第二個相同點。

無神是卡繆和沙特第三個相同點。他倆都認為上帝是一種虛無、幻覺，是一種不可信賴的夢境。沙特更是一個極端的無神論，認為：「上帝死去，人類因而自由。」卡繆雖然不信宗教，但並不反抗宗教，認為：「上帝死去，人的負擔更重了。」

卡繆二十一歲時（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曾正式參加過共產黨，由於共產黨的一些實際作為，使他失望，旋即脫離。以後卡繆寫作，反共思想日增濃厚，尤其着重「不可以歷史抹煞個人自由」的論點，揭露馬克斯主義的罪惡，這也是卡繆跟沙特訂交八年之後公然決裂的理由之一。

卡繆早期的著作，以揭露人的「荒謬」為主要內容，因此，大家稱他是一個「荒謬的文學家」；沙特則稱卡繆是「荒謬的笛卡兒」。卡繆一九四二年出版小說「異鄉人」，名噪天下，時年方二十九歲，是一九五七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的主要著作，理由：「他在文學上的重要貢獻，對現代人類良心的問題，以目光銳利的誠摯，有所闡明。」

「異鄉人」是卡繆「第一荒謬」意識的流露，指出「個人想別人死，下意識的社會法則瀰漫

人間。」小說裏面，提出了人的荒謬命題：「人既然生了，為何又要死？」「既然會死，又為何要生？」主角「墨索」感到自己是一個人間的「被放逐者」，他與其他的人沒有任何共通的情感，不遵守大家共同的法律，而終於被其他的人圍剿。他並非有意殺人，被判死刑，却不明白爲了什麼。這本書是說明每一個人都有一段身世，這段身世是「荒謬」的。卡繆早期否定人有「絕對的存有」，虛無主義籠罩着卡繆的初期思想，這與存在主義「人死一切宣告終結，人死不再擁有實有。」的觀點相同。不過，這是卡繆早期的觀點而已。

一九四三年卡繆論文「西齊弗的神話」問世，仍以「荒謬」爲主題。當西齊弗推着巨石上山，經過千辛萬苦，把巨石推到山頂，結果還是滾落下山。這一現象，荒謬儘管荒謬，卡繆認爲人們應有西齊弗的勇氣和明朗，強烈而勇敢地活下去，具有形而上的意義，不同於存在主義之認爲人生無意義，更不同於沙特之歌頌自殺的行爲（在一九四五年沙特所著「自由之路」的「心死」篇中曾強調）。

一九四五年卡繆的劇本「卡里古拉」出版，描述從個人到社會所發現的種種荒謬。劇本裏男主角因女友「杜魯西雅」的死，認定世界是沒有意義的，於是運用其無上的君權，在他的王朝上建立了瘋狂的統治，並且要親手促成這個世界的毀滅。